

宴之後

三島由紀夫 著
黃臨芳 導讀



J313.45

754

宴 之 後

三島由紀夫 著
羅鳳書 譯

日本文學

056

日本文學 056

宴之後

作 者／三島由紀夫

譯 者／羅鳳書

發行人／林維青

出 版／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4914 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69 巷 6 號 B1

(02)5451438

總 經 銷／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69 巷 6 號 B1

(02)5451438

郵政劃撥／1580676~5

訂書專線／(02)7192088

傳 真 機／(02)7192087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1994 年 1 月

定 價／170 元

ISBN 957-669-465-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黃
臨
芳

歡宴後的惆悵

選舉時候選人相互攻訐、互揭瘡疤等等的紛擾，相信大家多少都曾經歷過。這不是只有我們的生活環境才這樣子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您讀完這本《宴之後》以後，就會知道，號稱「日本第一」的日本，其實也跟台灣一樣，金錢、暴力……等直接介入選舉。畢竟，中外人心皆同，權力與金錢往往就是人們所追尋的目標。

不過，我想，您一定不會料到，三島由紀夫這篇以昭和三十四年東京都知事選舉為題材的小說，在昭和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一年）曾被日本社會黨參選都知事落敗的有田八郎以「侵害個人隱私」（他指稱：三島的這部小說是影射他和一位料理店經營者）為由，提出告訴，造成長達四、五年的訴訟期，進而促成日本對於「個人隱私權」的立法。到了昭和四十一年，有田八郎過世後，三島始與其家人取得和解，《宴之後》才得以出版、發行。

一本小說竟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相信三島本人也始料未及吧！還好，由於有田

八郎的去世，這部作品才有機會問世，我們也因此得以拜讀：

東京小石川的高級餐館「雪後庵」的女主人，福澤和子，雖然年過五十，但仍風姿綽約。在一次財政界耆老的聚會中，和子認識了與眾不同的野口雄賢，即為他的英國紳士風度所傾倒，於是興起了與她結婚的念頭。其後，野口以革新黨顧問的身份參加東京都知事的選舉。和子積極地幫助凡事講究「原則」的野口參選，甚至典當了自己一手辛苦經營的「雪後庵」，作為野口競選的資金。無奈他們單薄的勢力，仍抵擋不住執政黨大把大把的金錢、人力戰術，結果，野口當然敗給了各方面條件都不及他的保守黨候選人。野口在心灰意冷之餘，決定隱居到小金井渡其餘生。可是，充滿活力的和子卻不願如此度過下半輩子，經過了一番內心的交戰，她靠著保守黨的金錢後盾，重新經營「雪後庵」，而她跟野口的婚姻，也就此劃上了休止符！

這整部小說的發展與和子的動態息息相關，所有的出場人物，無論是野口或是山崎、永山元龜……都只能算是和子身旁的配角而已。那麼，三島究竟如何塑造和子這個女人呢？「她除了風姿綽約外，還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野趣，渾身散發出一股熱情。雜念叢生的人一旦面對她，往往要以自己的雜念為恥；萎靡頹廢的人見著她，不是鼓舞振奮，便是蹶不振……」、「和子的性格非常開朗，在堅毅的自我中流露出形之

於外的單純。無邪的野趣，遮蔽了那一點跋扈」。所以，永山元龜這個在政壇上舉足輕重的男人，才會發出如下的感歎：「這女人真是少見的巾幗女豪」、「這人終有一天會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即使是將日本推翻，恐怕她也做得出來！要是生為男人，我看她難保不是個呼風喚雨的豪傑，只可惜是個女人，人們頂多說她能幹罷了。……」看了以上這些描述，和子的影像應當已經非常鮮明地烙印在我們心上。

至於野口這個受和子仰慕的男人呢？「他那昂然的臉上寫著永不遺失的樸素，穿著也與眾不同，無炫耀之色亦不見奢華之氣……野口總不忘微笑，但經常保護自己，從他很少附和別人的言語便可看出一二。」如此一個老男人，為何獨得和子的青睞？與其說她「愛」上了他，倒不如說，野口所具備的氣質，是和子所缺乏的，也是她經營「雪後庵」之後，所有見過的人當中，最與眾不同的。他是個堅持自己「原則」，不願同流合污的傳統讀書人；即使知道世界不斷在變，也不肯屈服於現實。

其實，在第九章「所謂的新生活」中，三島早已對兩人日後的離異埋下伏筆：「……婚姻生活並沒有替和子帶來任何幸福感與實在感。與野口同進出原該是件歡喜的事，只是，這社會上的喜事多得教人喘不過氣來，接二連三的喜宴，和子的心陰慘得感覺不出絲毫喜氣。」也許，和子早已預知這段婚姻的結局，要不然為何連新婚都

不覺得高興呢？

我認為唯一支持和子嫁給野口的主要理由就是——野口家的墓地。「野口家的墳墓並沒有和子想像中那麼壯觀，但是由精雕的墓石上，可看得出名門的氣勢。和子打從心中喜歡這些，這裡面延續著真實的顯貴系譜。」、「如今和子已是這一家族的成員，有一天她將葬於此地，融入這一家族中，不再離開這個地方，這是一件多麼令人安心的事啊！」這些理由在今日看來的確可笑，但卻真實地反應出當時日本人的階級意識，以及女人對於婚姻所抱持的宿命觀等問題。

可是，以和子這麼一個充滿活力的女人而言，她怎甘於與野口就如此度過未來的歲月呢？所以，最後她在野口家的墓地與「雪後庵」這兩者之間，選擇了眼前把握得住的「雪後庵」。這個選擇所透露的訊息象徵著：和子放棄了她自己辛苦構築的夢想，而屈服於現實。

三島在《宴之後》這部作品之中，藉著和子——一個最明確的人物，刻劃出當時日本政界的情況與人性的種種問題，雖然筆觸並不明顯，但是從和子本身的境遇與野口競選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三島對這些問題的闡述方式。這部《宴之後》與《金閣寺》、《假面的告白》等三島的作品，所描述的層面大不相同，這也表現了三島作品層面的廣

泛性
o

目次

導讀	一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7
第四章	025
第五章	035
第六章	043
第七章	051
第八章	061
第九章	073
第十章	083

三島由紀夫年譜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三島由紀夫年譜
0 9 3	1 1 3	1 2 3	1 3 1	1 5 5	1 6 5	1 7 7	1 9 1	2 1 1	2 1 5

第一章 雪後庵

由於位在崎嶇起伏的小石川地帶，雪後庵得以倖免於戰禍，與幅員三千餘坪的小堀遠州流名園並存；無論是從京都的一座古刹移至此地的中雀門、或模仿奈良古寺的玄關和宮殿，乃至於後來建造的大廳，都無一受損。

當人們為戰後的財產稅爭論不休之際，雪後庵的所有權由原先精於茶道的實業家手中轉到美麗又富朝氣的女主人手中，瞬間搖身一變，成了名聞遐邇的餐館。

這位女主人名叫福澤和子，她除了風姿綽約外，還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野趣，渾身散發出一股熱情。雜念叢生的人一旦面對她，往往要以自己的雜念為恥；萎靡頹廢的人見著她，不是鼓舞振奮，便是一蹶不振。蒙蒼天眷愛，像她這樣集男性果斷與女性執著之熱情於一身的人，反倒比男人更「通行無阻」。

和子的性格非常開朗，在堅毅的自我中流露出形之於外的單純。自年少開始，她便喜歡「愛人」甚於「被愛」。無邪的野趣，遮蔽了那一點跋扈。周遭小人物的惡意

更使她如脫胎換骨地孕育出一顆純真的心。

和子有幾位不涉及戀愛的男性朋友。保守黨的幕後政治家永山元龜是和子新結交的一位朋友，其實與其說是朋友，倒不如說他將小他二十歲的和子看成是自己妹妹般地疼愛來得貼切。

「這女人真是少見的巾幗女豪。」他常這麼說。「這人終有一天會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即使是將日本推翻，恐怕她也做得出來！要是生為男人，我看她難保不是個呼風喚雨的豪傑，只可惜是個女人，人們頂多說她能幹罷了。若是出現一個能喚醒潛藏在她身上之感官能的男人，我看她難保不會爆炸。」

當和子聽說元龜如此描述她時，一點也不生氣，但當著元龜的面，她會這麼說：

「永山先生，您喚不醒我的性感，即使霸王硬上弓也不成。雖然您看人的眼光獨到，但論及追求女人，可就差了。」

「我可沒說要追求妳呀，如果我說了，不就完了。」

這位老政治家居然說出這種讓人生氣的話。

雪後庵的生意愈好，維護庭院的費用就無法節省了，當作客殿（譯註：會客的大殿）的中書院偏南方有個巽池（譯註：八卦中巽方的池塘），在月下舉行宴會時，這

口池子是庭院中重要的景觀之一。院子四周圍種植了東京區內難得一見的參天大樹，其中有松、栗、樺和柯，一株株莊嚴高聳。透過樹梢間的空隙窺探青空，不見有任何「都市暗示」的建築物露臉。在那俊秀的松樹頂梢久居著一對恩愛的鳶，而庭院中也常有各種鳥類蒞臨來訪，特別是在候鳥季節，爲了覓食南天桐的果實，或廣大韓國草坪上的蟲兒，來訪的鳥兒爲數之衆，唧唧聲之吵雜真可謂盛況空前。

和子每天早上到庭院中散步時，都會給園藝師一些指示。雖然有時正確，但也有出錯的時候，然而這已是她每日必行之課程。這也是她情緒好時的表徵之一，因此連老練的園藝師都不敢違背。

在庭院中信步而行，對單身貴族的她而言，是一種最充分的自愉，也是她自由默想的機會。平日，她喋喋地說話、吟哦，少有獨處的機會，無論她的待客手法如何嫻熟，也難免疲頓。流連於清晨的散步證明了她已倦於風流韻事，並企求心靈的平靜。

和子遠眺在霧靄中自樹林內射入的日光，日光照在小徑的青苔上，使苔上反射著晶瑩的光，她心中確信，戀愛已不能再擾亂她的生活。算起來，不談感情已有一段時日，最後一次戀愛已是遙遠的記憶。她深信危險的戀情已侵犯不了自己所造就的一副金剛不壞之身。

這清晨的散步如同和子的一篇平和之詩，雖已五十開外，她依然是一位肌膚吹彈得破，瞳眸熠熠生輝的美女。在這樣廣闊的庭院、這樣的清晨、這樣充滿風情的漫步裏，任誰也會心生感動，期待著情事的發生。但和子比誰都清楚，情事已然結束，詩亦已死。當然，她不能否認自己體內有種鬱勃的力量，同時她心中也明白，那力量被彎曲、控制，絕不會脫離羈絆而離驚。

這廣大的庭園與巨邸；銀行存款與有價證券；有力而慷慨的財政界顧客們；在在都是和子年老後的充分保障，既到了這個地步，也不怕得罪人或背後的閒言閒語了。能夠牢牢生根於這個社會、被一千人所敬重且熱衷於高尚的趣味、將來可以找一個適當的繼承人、外出旅行和交際時能出手闊綽……這樣的晚年她也沒什麼不滿足的了。

想到這裏，和已到了園門旁。此時茶客暫離茶席到園中遊覽，和子便坐在茶席上，眺望露臺深處青苔上承照的陽光，及鳥兒翩翩飛翔的細微動作。

在這兒，聽不見絲毫電車及汽車的喇叭聲。世界儼然如一幅靜止的畫，她不知道體內那位一度曾被情慾熾燃的和子到哪裡去了。她覺得累積各種階段的成長與經驗只是徒具形體的幻象罷了。人，只是一道暗渠，任雜情兀緒流過，充其量也不過是十字路上承載車轍的石板而已。暗渠將朽、石板易損，一切只是繁華一度的十字路口罷。

了。

和子已久未有盲目的經驗，世事就像這庭院內清晨所見的澄淨，物物輪廓清晰，這世上已無一不是她所能洞悉，她連人心中所想的事都看得一清二楚。現在，令她驚訝的事也不多見了，甚至見利忘義的苟且之事也不足為奇，更甚者如女色傾家蕩產，更是稀鬆平常。世上唯獨她自己不會發生那種事，這一點她是極其肯定的。

每當有人找和子商量風流韻事，她一向能為其指引迷津。人類的心理早已被她分類妥善，裝進數十個錦囊裡，再難的問題一經她整理便迎刃而解。人生已沒有比這更複雜的事了。在那以有限棋子構成的棋盤上，她堪稱是一名退隱的名棋高手，堅據於能予任何人忠言的高亢立場。當然，她有足夠的理由蔑視「時代」，只是，無論如何超然，果真能遺世獨立嗎？

「最近年輕人做的事，只不過是『衣裳』不同罷了，裡面的『身子』還不是老樣子。年輕人總將自身初嚐的經驗，當成全世界的第一次經驗。他們的任何『不規矩』與已往一樣，只是社會人士的眼光不像以前那麼嚴格，逾矩的標準隨之改變了。所以啦，『爭奇鬥艷』的行為便層出不窮。」和子經常這麼說。

這實在是平淡無奇的看法，只是經由和子的口中說出來，力道大有不同。

和子仍坐在椅子上，抽著取自和服衣袖中的香煙。在無風的日子裏，隨晨光飄浮的煙像細膩柔軟的緞子一般，光滑卻沈重。這種情趣是為家庭繫絆的女人所不能體會到的，其充滿著優沃生活的自負。無論前一夜喝了多少酒，以和子健康的身體，從未覺得煙味不對。

即使在此未能縱覽全局，但庭園的全景卻牢牢地刻劃在和子的心中，她對每個角落都瞭若指掌。在庭園中心那墨黑巨大的細葉冬青、光澤渾厚的細葉羣、纏結在那後山樹上的山葡萄、廣大韓國草坪、質樸而三足鼎立的雪見燈籠、置有古老王輪塔的湖中之島上的茂竹……這庭園中無論一株小樹、一朵不起眼的小花，都不是偶然而生的。

……抽著煙，和子心中的記憶均被這庭園精緻的佈置給掩蓋了。如今，她面對人與人世間的瑣碎，就像面對這座庭園一般。她還是真正的擁有者。